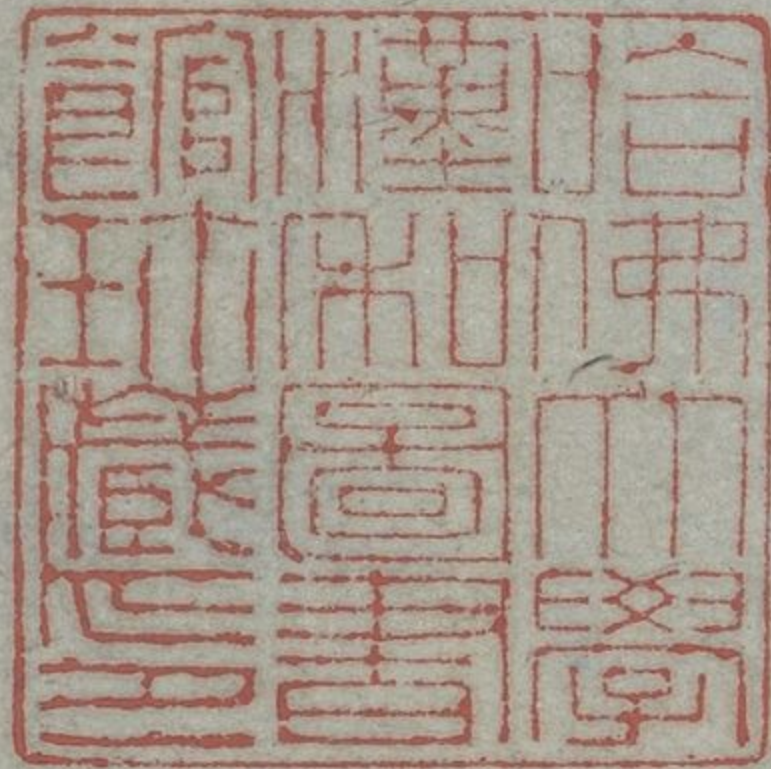


7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目錄

第一卷

諸書

三皇

五帝

皇帝名義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五行神

五行配

社神

社位

社名

社配

社日

社始

社樹

稷神

稷名

稷配

稷日

稷始

文字元起

隸書所始

土牛義

鄉飲酒樂

第二卷

周易

雲從龍

莧陸

密雲不雨

天地氤氲

樞機

尚書

三江既入

包匭菁茅

血流漂杵

周康王名

毛詩

序

沈朗新添

美目揚兮

曷又從止

碩鼠

生于道左

其帶伊絲

鶴鳴于垤

莎雞

鳴鴉

補新宮

補茅鴟

第三卷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于

善者信矣 衛桓公名

荆敗蔡師于莘 金鼓以聲氣也

葛藟庇本根 文馬 姑吉人

敝邑之幸 兩觀

禮記

宿離不貸 占兆審卦 蠖蠋

文王瓜 正鵠

論語

而好犯上 指其掌 祭如在

而有宋朝之美 飯蔬食

唐棣 食不厭精 食體而餽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迅雷風烈必變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孝經

仲尼

曾子侍

爾雅

菟字

蜚蠊蟹

桑扈竊脂

第四卷

文選

五臣注

吳都賦

雲采藻稅

濫觴

豈鮮輝於陽春

疇德瑞聖

珪璋特達

昔聞東陵瓜

布衣可終身

施已唯約

霜降休百工

尚席函杖

鳳吹

細艸藉龍騎

借曰

項領

涕交纓

西陵

中孚爻

瓜田不納履

錯陶唐之象

辭遠遊

第五卷

雜說

辛壬癸甲

地震

日遠近

月桂

江東

江左

我承其弊

徒行

象傲

瀟湘逢故人

白蘋

蔓菁

杞梓

七夕

楊溝

化雞

脾磨

丘氏

字書

茲

底

氏

起

杞

芭

恥

自恥至
朴缺文

鰥

規

明

朴

協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目錄終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

丘光庭著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樵李

君實李日華

校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燧人
伏羲神農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為

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日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

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日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古不爲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

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
明日康成舉其邊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
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
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
謹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
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
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
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

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勛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
爲禹名明日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
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勛功也欽敬也
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又思之四德安天
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于
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

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勳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荅曰以尚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勳是堯之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堯放勳則放勳當其名處今放勳乃在曰之

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于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于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于四海又臯陶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臯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爲之名今放勳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豈此三帝卽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

舜自作於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卽放勳重
華文命非堯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
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
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
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
是五行之神

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陽祀何神也荅曰三代已
前無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
卽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
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
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

兼明書 卷一 五
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
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黎兼后
土官孔穎達曰勾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神后
土有闕黎則兼之者何也荅曰康成失之于前
穎達徇之于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爲后土
后土爲社則是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
社神也月令土旣是五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
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

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
旣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荅曰黎之司地兼
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
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
豈勾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龍
配于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勾芒祝融之類皆
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
之同稱乎荅曰此五子能其功施于人與鬼

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日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

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荅曰按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旣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荅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日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卽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生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

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卽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庭執政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旣土神不言祗而云社者何也荅曰

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
敬之心故合其字從氏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
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勾龍爲
后土爲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
祭於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卽勾龍也

社日

或問日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
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
注月令不同何也荅曰召誥云越翌日戊午乃
社于新邑則是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
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
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
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荅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
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
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
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
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
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
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
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旣祭土
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
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僞諸儒
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
荅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
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
而爲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
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爲謂農

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爲
穀之君也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
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荅曰以
百穀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荅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黃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

文曰信豈鳳凰乃生于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于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

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卽隸書興于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卽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青土

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荅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荅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卽策牛入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卽

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卽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荅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按營繕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

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荅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日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下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堂下奏

南陔白華

華黍卽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
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
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面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面輕
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
有司不辨故也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一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二

宋

丘光庭著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校

海鹽

叔祥姚士麟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
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

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
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
從霧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
不知荅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
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艸
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艸莖剛下柔上

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章陸明曰如諸儒之
意皆以莧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莧陸
爲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
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
陸亦剛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
九五以陽處旣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
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重言之者
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爲二物亦以明矣

按本艸商陸一名莠根莠音勅一名呼夜一名

章陸一名烏樅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蓋

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荅

曰九三以陽應陰有違于眾若君子能決斷已

意與眾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

通則蒸而為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

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

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

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

三三乾下巽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三三艮下震上

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

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

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

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后氣生氣生本于

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
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爲雲
豈能爲雨乎

天地氤氲

繫辭云天地氤氲萬物化醇論者以爲氤氲天
中之氣明曰氤氲未散之名也其氣結于黃泉
非在天之謂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
氣自黃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

總名也動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
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男
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豈
氤氲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黃鍾黃
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于
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
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
而昇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廻還水下所謂一

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震下坤上復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即知氤氲之氣
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主之也
孔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戶
白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前去樞是門
關關發即扉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白也

且曰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
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敗戶白何
謂不蠹乎是知穎達之說謬也

尚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
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
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日底

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

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日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匭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新明書 卷二 六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為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于城左傳邾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于為汗扞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即扞俗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為昭明日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邊着斗音古由反是斗字即金邊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斜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謚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為梟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昭音同而字異

得非嫌名乎荅曰言語之間詩書之內有音同
字異者卽不爲之諱豈父諱子謚可用嫌名乎
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
明日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
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

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
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
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
者之妻也旣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
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
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
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
或曰旣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荅

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
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
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
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
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
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在謬雖

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

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

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

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

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

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墻而面立也歟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
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
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
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
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
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
無乃甚乎

雎鳩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鷺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
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爲
鷓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鷓不
可易也爾雅又揚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揚鳥則
雎鳩非白鷺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
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

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
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
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
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
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旣曰庸止
曷又從止孔穎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
從至魯也明日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
姜氏于謹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
至謹入于魯地則穎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

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
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
之雀鼠明日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
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
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
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
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
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
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
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
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
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
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
既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

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
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鳴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
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日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此刺
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
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

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
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螻也將

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日據詩之文勢此垤不
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
斂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垤皇謂墓
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

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鶴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而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垤是蟻上于冢則鶴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

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日二說皆非也。按諸

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

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蛄也。

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

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

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

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

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

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卽知斯言之不謬乳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

鴟鵂

爾風鴟鵂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鵂鴟鵂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鵂鸛鵂也孔穎達曰鴟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日穎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鸛鵂鴟鵂之類也魯頌曰翩彼飛鴟集于泮林毛萇傳曰鴟惡聲鳥也又賈誼鴟鳥賦序云鴟似鴟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鵂翱翔顏師古注曰鴟鴟怪鳥也鴟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鵂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

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
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已言管叔
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
土地故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
鴞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于鴟鴞而康成穎
達直以鴟鴞爲巧婦非也

補新宮

并序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賦

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
篇蓋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歸故也
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
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
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皙得以補之惟此新宮
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源按新者有舊
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廡是也宮者居處燕
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蒞城絳以深其宮梁伯溝

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虎祁燕遊
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
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
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
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
落者以酒澆洛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時人歌詠其美以
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

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
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
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旣
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
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
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
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

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
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
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
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旣非天子又非
諸侯爲何事也荅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
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
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尅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
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

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
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
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
宮旣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
客燕飲謂之成也奐奐新宮禮樂其融爾德維
賢忠爲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與

我延賓奠奠新宮既奠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
雲其寢斯安
分我既考落以燕羣臣奠
奠新宮既祭既延我
鏞于以醉賢有禮無
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

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
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
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
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學書
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
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况周禮盡在魯國
孔子賢于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

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荅曰新宮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

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
茅鴟無集我岡汝食汝飽莫我爲祥願彈去汝
來彼鳳凰來彼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
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願彈去汝來彼瑞鵲
來彼瑞鵲其音可樂茅鴟茅鴟無搏鷓鴣汝食
汝飽莫我爲休願彈去汝來彼鳴鳩來彼鳴鳩
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噓我陵汝食汝飽莫我
好聲願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鳥是徵

者年卽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
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爲解釋明曰古
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
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
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
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卽魯莊公二
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卽諸侯奉行周正之
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

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晁所書

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
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
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
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周夏
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
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植則善者信矣明日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
用信字爲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
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
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艸除則嘉穀之苗伸故
知信卽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卽桓公也諸侯讀皆
如字明日非也完當作兒何以知之夫名以昭
實終將諱之故旣葬而爲謚若衛侯名完豈得
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兒按字書容貌之兒從
白下入音八俗書完作兒與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
本名兒傳寫誤爲完也

荆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

若國與之若荆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
爲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
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荆楚本號也譚趙取
公穀爲解明日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
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荆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
禮記云夫一夫魯司寇將之荆又詩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
四年傳稱荆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謂舉

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荆
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
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
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爲貶乎且莊二
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于婁
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
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卽爲
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或曰旣

不以荆爲貶經書荆而傳稱楚何也荅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荆左氏爲傳之時近書之爲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日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

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

于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姑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姑字之義義卽當時姑從人作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

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封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卽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不效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爲之觀臺者因門爲之凡臺望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

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卽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荅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荅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卽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一年新作南門之類也于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

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穎達曰離讀為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穎達之解謬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

宿離不貸

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

且馮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太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為祥為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從之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為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為穿

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策著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著龜兼釁此占兆之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明日按周禮龜

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于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贍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為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

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口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于龜乎或曰既不短于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荅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

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于東宮又南蒯將逐李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于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日按夏小正四月王萑秀月令用

小正爲本改王荇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萋
鄭康成疑萋爲王荇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
苦萋去聲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
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苦
萋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萋始月令所書皆應時
之物其言苦菜卽苦萋也穎達所見別是一物
不可引以解此

蝻

月令立夏之日蝻鳴孔穎達曰蝻蝻蝦蟇也
明曰非也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

北鞠瘧蛙然則蝻蝻蛙之類也爾雅

云鼃猶黽在水者黽黽卽蛙也蟾蜍卽蝦蟇也
郭璞曰蝦蟇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
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蟇形闊而短色
黃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
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

于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于者是螻蛄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艸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卽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

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鳥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

鴻鵠卽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鴉鵠

上音

于反下鵠也然則鴉鵠是鵠鵠卽是鴉鴉性驚

黠射之難中故畫于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堞之上畫烏珠

者是正面畫烏鴉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日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旣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

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于者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日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自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

口才與貌耳如此則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蓋此

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經典言蔬食者皆謂麤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喫麤飯也上飯

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

爾雅釋木云唐棣移

常黎反

郭璞注曰白移似白

楊樹江東呼為扶移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

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櫻下暗則唐棣是移非棣

也常棣是棣音同

食不厭精食也曰豨與言

皇侃曰食麓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

明日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

鑿子
各反

食饘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

曰食音嗣謂飯也饘餲也敗饘販也爾雅云食

饘謂之餲郭璞云飯饘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日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

肉常令少于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荅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爲怒豈謂風雷邪又

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荅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荅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冒頓何不震之蓋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

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荅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有者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爲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荅曰古人云蛇從霧龍從雲雲旣興而龍神從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小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人稟陰陽之變豈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槨也明日經止言爲槨是欲毀其車作槨耳非將爲之也若爲車買其爲槨之木可以請于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爲之文何爲妄說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日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

吾黨有直躬者此卽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日非也仲尼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尸島尸菜尸並作尸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尸音義

同也又按左傳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尸父音甫晉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尸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書仲尼之尸從尸下二僧尸之尸從尸下工文字不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日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問荅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

親不和有孝慈蓋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
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
不固因以勗之也或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
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訓之以小杖則受諭
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之道常鋤瓜
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艸云菟菟芟繁菟葵黃菟瓜之類菟字皆從
艸明曰菟字不從艸按艸萊之號多取鳥獸之
名以爲之至如勤鼠尾孟狼尾菟雀弁瓌鳥菴
莽馬帚芟牛蘄菌鹿藿之類其鼠狼雀弁瓌馬牛
鹿等字皆不從草兔亦獸名何獨從草蓋後人
妄加之耳

蜚蠊蟹

釋蟲云蜚蠊蟹郭璞注云蟹卽負盤臭蟲也明
曰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蟻也然杜預

以蟲一名蠶蟹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蠊一名蟹
以春秋證之卽郭解誤也

桑扈竊脂

釋鳥云桑扈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
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曰非也按下
文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
豈諸扈皆善爲盜而偷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
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

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
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有小鳥灰色眼
下正白俗呼白鳩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
之桑扈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何謬哉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三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四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樵李 聲汝陳 鉉校

文選

五臣注 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于代將欲從首至末舉

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歲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興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

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曲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穎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于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生之風化于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弑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墜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

室而耕于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
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
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
濟曰言我吳都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
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
脫屣于千乘臣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
節以成風俗蓋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日
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

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
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
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
無德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
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
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
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
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

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獨陪乘以脣齒爲內外
明日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
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
云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
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
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
旁之肉則爲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
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
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
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染藻稅

靈光殿賦曰雲染藻稅臣向日染梁上柱稅又
手也明日按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染郭璞曰薄
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采厠謂之
梁其上楹謂之稅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
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扞而邪據

周翰曰枝穿梁上交木交卽义手也何得更以
稅爲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
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日周
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
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
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豈鮮輝于陽春

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輝于陽春臣
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日下
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
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
輝于陽春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

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日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日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

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日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妍味美遂爲人所食暗故

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
財爲患害意言人遭亂代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
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種
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
曰此詩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
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已唯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已
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
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
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日觀士龍之意
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
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日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旣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膝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尚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日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尚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尚

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鳳吹

丘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
闐闐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
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
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
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
樂爲吹也

細艸藉龍騎

其詩又云輕黃承玉輦細艸藉龍騎臣良曰藉
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艸在馬蹄之下故曰藉
也

借日

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借日未給亦旣三年臣
銑曰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
日而遊尚未爲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大

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
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亦不幼
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爲語辭今臣銑此注
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義大乖士衡之
意不合矣

項領

其詩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
駕木項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
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
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羆之行亦宜訓項
爲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涕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
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
安可臆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蓋所居
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
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
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
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
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

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擊不絕故得無咎此
爲王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
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
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
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
利唯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
常抱此道尚爲孟覲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

張銑以爲九五何義也

瓜田不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明日履當爲履字之誤也文章之
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
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履義曰俯低頭也納猶
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爪故爲人所疑也履且
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屨傳寫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
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日錯音
蒼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
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
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表親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銳

白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日遠遊亦冠名也
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
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組
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銳以遠遊
謂出征一何乖謬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四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五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樵李 聖瑞錢士昌 校

雜說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日司馬遷約
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

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
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
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
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
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大度水土
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
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
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
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
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
之有焉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日莊子之言
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地震其意言

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
遂出故地震也或曰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
其失乎荅曰若大地俱震則可謂之海水相薄
而爲地震之時不同率土或秦寧而楚震或蜀
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水非而氣是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
一兒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

中小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
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
各以此理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荅明日按天
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
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
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
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
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

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爲不荅也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尊豈與小兒街譚巷議乎又六合之外非關教化者仲尼棄而不論故子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荅也且孔子纂易道以默入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問故笑而不荅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中何爲東海近而西海遠也荅曰地傾東南垂入于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際以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郗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
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
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
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
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
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
通會稽非浙東乎荅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

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
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
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
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
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
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

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
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
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聩于戚夜行
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
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
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爲
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
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
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
明日承字奉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
與乘勝逐北以剛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日

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鞮者謂之徒跣今文
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鞮

象傲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傲明日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

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爲二人舊
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日據其題
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詩也詩述婦人夫婿
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爲
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荅言於瀟湘之上
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
返春華復將晚言已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
樂祇言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

而不歸託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爲故人非謂
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湖州有白蘋洲題此詩
於庭內則所言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
荅曰按其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洞
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
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蓋文
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詩於吳興之洲因爲
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艸木
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蓴大
謬矣按爾雅釋艸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蒹藻
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
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
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
日落江南春何也荅曰以蘋花色白故通無之

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艸所論亦然明曰此蓋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爲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用爲塗頭油又用之消毒腫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菔苗平生

之疑渙然冰釋卽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菔子也漢相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菔則蘿菔蔓菁爲一物無所疑也然則北人呼菘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文軌不同魏武之父諱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由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爲蘿菔苗亦已明

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荅曰按地骨苗
名枸杞芎窮苗名藤蕪藕苗名蓮荷亦其類也
斯例寔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蘿服不可異名
乎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與江南菘
菜不同何也荅曰凡藥艸果實蔬菜踰境則形
狀小異而况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爲大材可爲棟梁之用明
曰杞梓小材木可爲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
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
大材孟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
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釋木云杞枸檻郭璞
曰今枸杞也尚書梓材云旣勤樸斲惟其塗丹
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梓漆然則梓非
漆之別名可以爲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與梓
皆柔軟之木杞則可爲柎捲梓則可爲漆器其

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
青牛梓非大木耶荅曰梓本大木但其爲貨之
時析而斷之爲小材耳

七夕

明日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
人卽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
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或中分
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一必北朝帝王有當七
日而崩者故其俗間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爲之
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
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觸垣墻作溝以隔之
故曰羊溝明日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
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
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
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 轅之世已知十二屬
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與 轅之前乎按朱氏
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 朱氏豈春秋之
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 朱作朱朱聲卽云朱
氏之化且呼鳴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邪

脾磨

世上醫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卽云脾不磨者明
曰按鳧鶩鷓鷯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嚙嚼須脾
磨之然後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
畜獸既有齒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虛軟唯用氣
化耳病人脾胃氣弱卽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
語云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
胎卵旣殊脾胃亦別而醫人不喻斯理一槩而言
歷代雖多曾無悟者

丘氏

孔緬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
 明日丘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
 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
 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
 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
 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
 唐韻之疎也

字書

茲 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子思反 茲 艸株多益也從
 益也從水茲 三字說文孳 禮記音子之反上從茲茲
 見虞書 一字字樣明日字樣言訛者即是正也
 有也

按書云樹德務滋又云名言茲在茲古文並作
 茲上從艸音草 下從二幺音一堯反 蓋以隸書艸之其

畫直過豎書直下即今文作茲雅當其理幺者
 物之初生之貌故茲幾孳幽之字皆從二幺文

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茲蓋茲此茲黑等字皆從二幺別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茲之字不從水乎荅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爲黑假令茲訓爲黑則幺是物之初生自得爲黑不必要從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禮記夏后氏尚黑義曰夏以建寅爲人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艸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

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始於水濁也又問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字皆從木何也荅曰後人加之耳

氏

丁今反

底

丁木反山居也亦從氏下月下也從氏

二字說文乃字

樣

按氏字氏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氏

抵祗之類是也說文字樣底字獨無下一非

起

古文起者子能立也從底巳之巳

杞

古文杞字從木巳

芭

古文芭字從甘巳

三字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

檢說文手部亦無此字其下從手明

協容樣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臆

反心邊著荔與口邊著十皆是諧聲何得協字

更從十乎

本曰外人味之在
今之蓋蓋之字又主骨木蓋之字皆於木於也
與長蓋字元故然味主不故然木蓋也又曰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一

建安黃朝英士俊編

華亭陳仲醇繼儒

繡水陳襄甫臯謨同校

黃閣

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

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

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

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
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曰黃閣以出入主之
又王莖傳云旣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
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
闈之內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
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矣文
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
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

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
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諭故杜少陵
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
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雌閣偃藩又和公序
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
人云果紆繡屐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
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曰燕居又謝寄公醪云
老依滴曲作蕃月例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

立身紀事卷一
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
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
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
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此作鴟劉孝孫事始作
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
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

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逐謂之蚩尾顏氏家
訓云東宮舊事呼鴟尾爲祠尾蓋張敞不甚稽
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
祠尾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遂以此
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案倦游雜錄云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
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
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

鷓鴣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
廳事置鷓鴣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
訶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鷓鴣尾又北史
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鷓鴣尾用鷓鴣字宋子
京詩云久叨鷓鴣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鷓
鴣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鷓鴣自乾德
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
又用鷓鴣竟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蓋用
舊唐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
臣當之吾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
說齊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
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
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
雨而木爲之冰零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上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譌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

爲證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真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于歆向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

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鎬時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

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詹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又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顏氏云春朝七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時
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撫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
夕郎不起羅衮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
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爲孤負之字殊乖禮
意蓋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
向之意故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

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
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馬嚴上書云叔父援孤恩不報張俊上書
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
賦云孤奉明恩宋繇云孤負聖明謝晦云孤背
天日垣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朝廷北
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負
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

士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軫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此意顛倒就衰颯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之意耶歛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用遂為市中人耶歛之蘇鶚演義云耶

歛者舉手相弄之貌即今俗謂之野田也耶歛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引說文曰𦏧𦏧手相笑也𦏧音弋支反𦏧音踰又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溫為

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柳榆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慙悌却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媿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揶揄至市中慕入泚以擊破市人皆大

之蓋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鏐以錢數十萬賂遺權倖

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案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旣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

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鏐來朝貴倖多譽鏐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爲人

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爲寢服虔止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侵爲正案酉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爲貌寢誤也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不悅甚重也一云貌寢而體弱註云侵貌不足也又云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悅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唐書載歐陽詢貌寢悅敬羽貌寢

甚又南史云王筠狀貌寢小北史邢遜傳云祖效貌寢有風尚倦游錄載終慎思風貌寢陋皆以侵爲寢蓋循襲之誤也或云侵當作寢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余謂此論太

疎案杜子美遣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邪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鼎食鳴鍾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

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即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逆之字余嘗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舍作武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案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則併

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觀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聞余爆直見寄詩一篇乃用爆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爆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爆御史補闕入者七直而爆其餘雜入者十直三爆亦用爆字案玉篇云爆連直也字當作爆非虎豹之豹

武隆之序

新亦用鼎字案王蘇云鼎與直以字當於鼎非
鼎與鼎則人皆十直而鼎其錯鼎人皆十直三
被入皆三直鼎則自致或鼎官人皆五直三
鼎亦用鼎字又鼎林云鼎當直之去自餘會亦
與宋景文公有味或味公問余鼎直長春詩一
皆公署鼎是鼎為之泰宜於此直固不致也余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二

建安黃朝英士俊者編

華亭陳仲醇繼儒

繡水陳上選廷樞同校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
氏之歌註云陶唐當為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
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

康氏之時民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爲舞以宣
導之高誘亦誤解爲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
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六一歷言黃帝顓頊帝
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
亂其序乎蓋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
文耳余案書傳之訛非特此也如却非譌而爲
御北皮傳譌而爲頗傳華表譌而爲和東者其
類甚多信五辭東略素樂晴卷之二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
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
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
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
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傍
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
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

技養新禽百種啼盖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卽以鄭重爲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尔曾謂使人通

頻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

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
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
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書

屢屢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屢屢今日富貴忘我爲
家訓謂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
鍵開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

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屢或作居余染反屢
或作扈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龍具之注
歌屢屢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釵釧
薪盡何嘗赦屢屢其開蘇州知縣李棟以餘宗

藉田

藉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案舒王字說藉
從艸從來從借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
如之從來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

籍物者尚之籍人者下焉籍從昔從來從竹籍
記昔事有實可利後除其繁蕪有節焉世之學
者類不分籍籍之義乃以籍田爲籍田至書典
籍之籍乃反爲籍字是不究其本也案文帝紀
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
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
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

瓚曰籍謂蹈籍也籍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
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
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
以籍爲典籍之籍謬也唯韋昭之說得之案王
制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
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籍
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籍之字所以從借也舒
王云公田謂之耒猶親耕之田謂之籍也宣王

不藉千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
之藉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
或知何耶余嘗謂枕藉醞藉狼藉顧藉皆從艸
音慈夜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
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慎說文云祭
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從艸藉聲慈夜切又秦
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
命曰祝融其後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
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案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
社稷五祀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
也木生勾曲而有芒角其祝重焉祝融明貌其
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勾龍爲土正

又案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
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
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
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
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
乃以重犁爲一人而謂重犁爲顓頊之曾孫與
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

則所傳容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
詳且悉也又況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
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
故顓頊之子犁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
犁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復
爲其火正乎案律曆志云火正犁同地幽通賦
云犁醇耀於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慎注淮南子
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犁爲

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卷章也案楚世家云
犁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慎之說又誤
矣

湯餅

煑麵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
鳩加煑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
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
皎白也又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

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
高帝好食水引麩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
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邪倦游雜
錄乃謂今人呼煑麵爲湯餅誤矣嬾真子錄謂
世之所謂長命麩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凡
以麩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
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
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

有齧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爐餅
則又誤也案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又
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
可易胡爲爐也蓋胡餅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
名也故京都人轉音呼胡餅爲胡餅呼骨切胡
桃爲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案資暇集論
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
後人加食旁爲餠饌字非也又云元和中有姦

僧鑿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
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往往俗字又
加食旁爲鑿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
又玉篇從食從固爲餠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
之餠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
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

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於閭毗毗曰此

起於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馮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
二小駕除之

十六乾沒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
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
干魏志傅嘏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徼
於乾沒乎晉潘岳與賈謐爲廿四友其母數誚

之曰尔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
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
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
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
沉沒而爲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
沉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
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沉
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云乾沒營

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蕭吉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待制墓銘云財用既積官為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椎乾沒不悛

寶顏堂訂正靖康雜素雜記卷之二

寶顏堂訂正靖康雜素雜記卷之三

建安黃朝英士俊編

繡水 象坤方成位

長穀王體元同校

湖陰

唐溫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

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含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琦傳云王敦軍敗于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旣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

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它安可稱乎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

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逐奔郢郢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案漢高祖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注家無解釋又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也丘湖是也恐爲未當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

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
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
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
云烏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
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
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
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
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

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上造秦第二
爵名曰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音耳
有耳聞之義又其謬戾如此

尊羹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
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未下一作鹽鼓
所載此而已及觀世說又曰千里尊羹但未下
鹽鼓耳或以謂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

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尊菜不當云羹也或以謂尊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鹽豉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尊羹自可敵羊酪但以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尊羹得鹽豉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齊

高帝曰尊羹故應還沈蓋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尊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尊二公以千里未下爲地名今詳陸荅語千里尊羹未下鹽豉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未下鹽豉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

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
 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
 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
 坡書曾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
 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
 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為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
 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
 舉舒王詩義云僂僂軒舉之狀乃為盡善宋子

京為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
 病而夭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即何夫人之
 子軒渠卓異曾公曰是天吾門八歲終二喪斬
 焉致毀是真得漢書之意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唌尾即苒命其
 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
 二云藍穎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為酒令今兩

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盞蓋
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唸者貪也謂處於座
未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旣得酒巡匝更貪婪之
故曰唸尾唸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
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
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
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
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搽
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
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
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旣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
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
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
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

太冲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
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
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
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
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案漢書黃
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衆十餘
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
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墀梁父刻
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
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案史記但云封
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尔
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悞恐有所據而
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
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

輿薪只應旣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
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
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
象乖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
王詠栢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
從奇乃倚字於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

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爲郎是也倚卓
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
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奧
曰倚重較兮新義謂倚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
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者爲倚論語曰如有所立
卓尔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
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

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

由是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
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
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
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
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
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孝爲定難節度

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以
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
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季茂貞因賜國姓
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三

好更故李文忠公合為一人類也
未思婚以是兩人思婚於州李氏良因顯因致
李燕宋思婚為宋大留於州為前與對然限思
對李宋思婚於宋為對思李燕於大留與以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四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象坤方成位

長穀王體元同校

齧伯 音 齧

家訓云晉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
為齧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為嚙羹之嚙
亦不知所出但耆老相傳世間又有齧齧語蓋

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張纘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辭者皆擯不用世謂之賫伯以其賫賫無賢不肖之辨云蓋兗州之遺意也

三鱣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當作鱣魚飛集講

堂前註云冠音鶴即鶴也鱣音善其字借為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知然及案郭璞註爾雅鱣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无文章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鱣鮪鱣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為鱣其來久矣又杜少

陵云敕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又以平聲押之
恐誤也

阿堵

猶今人言
這箇也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
繞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謂婢曰舉
阿堵物去其措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
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
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

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
真詩云誰謂彼已子而傳阿堵神又荅書詩云
久謝輪囷器羞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它義
撐犁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連題註云前書奴
傳曰單于姓孛鞞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
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
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撐犁天子也

之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率成於骯髒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撐犁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

十人節度州各一寺三等年九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案會要云大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
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
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
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
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
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
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
七種菜以爲羹剪綵爲人或鏤剪金薄爲人以

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
東平王倉爲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
乘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矣又北
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
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
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
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
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及於七日何邪然

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懍指此爲證蓋宗懍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

恨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袂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東哲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

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
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二水之
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卽三日也
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
八月祓霸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案詩
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簡兮注云
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穢氣並其

義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
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
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
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一說云後漢有
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三日中並不育俗以
爲大忌至此月凡人家皆於東流水爲祈禳自
縈濯謂之楔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

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雜襍也自魏時不復用三日水宴之禮

著朔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

乃用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庚戌朔初十日巳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卽月建也習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巳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旣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又云康王十一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

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朔之遺法也羅疇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朏曰望曰旁死魄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大小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敘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正用月建也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輶注云輶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輶輶而去詩云取羝以輶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輶壇也漢疎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注云祖

者送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彧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遠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案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

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案左氏傳云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
為貴神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犁
為祝融勾龍為土神以主之故祖
祭必用一神以
言其意義如此
好游歲終死為祖神荀彧傳注云共工氏之子
曰修好遠游故祀以為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

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
神三家之論自不同如此

臘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歟注云臘八月旦也今河東
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
力侯切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盍
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為臘祭日神也案禮記
外傳云蜡祭即臘祭也夏曰清暑殷曰嘉平周

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冠而祭休息田夫也
既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
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
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
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
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
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
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
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竊意殷曰臘秦曰嘉
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
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
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六所
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卽非夏后祭
名疑六帖爲誤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四

白六六部云夏曰嘉平朔曰青邱周曰大體
平八為公當謂周中如周十二月為朔散又
對八則集好能讀其名辭解意則曰崩恭曰嘉
對八之也余謂史數不當亦疑於史時於對八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五

建安黃朝英士俊編

緡章王體國

繡水

元弢張喆同校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
書莽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令解官
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

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遊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

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於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无正月必祖之祀

正陽

嘗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日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

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巳正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萋處云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言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

明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案西京雜記云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案書之堯典於堯之時稱昔於堯之前稱古則昔於古爲近故日入

至於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
之宜矣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於大誥言若昔
朕其逝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
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
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今也其
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
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
之以人言之者謂其人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
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
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事必
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烏鬼

筆談嘗論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
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
稱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

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鷓鴣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猾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鷓

鷓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案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鑲挂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羊於鄜時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无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

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
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
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案歷忌云四時代謝
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
生火立秋金代火火畏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
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為
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
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

案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
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

端午

李濟翁資暇集云端午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
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
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
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
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

之義別有見邪所載此而已余案宗懷荆楚歲
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午烹鷺角黍乃
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
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於理余
嘗效崑體作端午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
今朝襲慶源五色呈祥文必顯丙時先誕位非
尊蘭湯備浴傳荆俗冰馬浮江吊屈魂却笑唐
家公主駮預令馳驛剪祗洹

為詩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元澤謂為學始於詩始於二南其意以謂為者
始猶老子之為學為道論語之為禮為樂之謂
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南
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
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于
舞大夏大舞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

而巳何其抵牾耶案漢書王莽傳云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爲爲詩則存中之說非經意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奧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葉王芻郭璞注云葉蓍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卽鹿蓍草也又爾雅云竹篇蓄注

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詩作藹音篤亦云藹篇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漪漪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贇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王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篇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

世居紉素齋言卷五
之上詩云瞻彼淇奧綠竹漪漪是也又云爾何耶

遷鶯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无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

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跋鷓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跋鷓至死

不飢云跋音蹲跋鴟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
无飢年華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跋鴟也
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糧不復疫癘
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余
案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
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蔔也蕭嵩聞
之撫掌大笑又案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
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五卷終
肉荅云損患蹲鴟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六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元弢張弢

長穀王體元同校

倚嗟

元度確論云倚倚也若曰倚嗟昌今倚重較兮
倚與漆沮倚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歎也至
于倚彼女桑乃以謂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

而倚之義不通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倚之乃所以爲倚蓋詩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倚重較分以倚爲嘆辭恐于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爲之說也淇奧義云倚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倚自訓倚而以爲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兔爰

古語云麀無膽兔無脾鵠无舌其說信然何以

知其如此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麀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无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免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无脾舌所以通語言无舌則无所告訴矣故詩以鵠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此以其无舌又許慎注淮南子云反舌百鳥舌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无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无陰故无聲也

雜俎云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綫其鼻端常冷唯夏至日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會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麗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朝暮則睛圓日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正肅公

雖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猫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盖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媒之神助嚳祭事事成而止則

當以履帝武敏爲斷句歆字連下句讀之乃爲允當今學者皆讀爲履帝武敏歆殊无義旨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歆字邪

芍藥 握椒附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勺藥以爲男淫女蓋勺藥破血令人无子贈之以勺藥者所以爲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

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爲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

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已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孝武本紀云有

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攷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爲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爲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瓚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余案斑固郊祀

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爲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爲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爲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爲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爲非太史公又以遷爲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磴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

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
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
有十先時散弃于野鄭慶餘置于廟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於鼓乃足其
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
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
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
十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案太

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
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
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
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作章真蹟在者唯
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
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
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
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

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龕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楊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案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元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有侵究者卽時平理也又應奉爲郡決曹

五行紀事彙編卷之六
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爲慮余案太玄云躡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蓋唐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錄爲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六

其文多感感之氣蓋部書人言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七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汝遇沈士臯

元發張

發同校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

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
幕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
士乎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
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
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也
平公默然不應余案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
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
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

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者吾君其不
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
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
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
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
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
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
毳也案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新序作平公

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
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爵筦饒事而
新序文王作恭王筦饒作筦蘇又班固古人表
云晉船人固來顏師古曰卽固乘也又爾不同
何邪

六璽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
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

天子之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璽譜曰傳
國璽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
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高
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
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
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苑上更始更始敗璽入
赤眉劉盆子旣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
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又吳書云

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交玉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僭號聞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皓送金璽六枚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不知二家何者爲得吳時無能刻玉

故天子以金爲璽二雖以金于文不異曩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臺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說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
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
酒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
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于臺上
因名焉又案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
豫焉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
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

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
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
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
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
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廁踰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羣廁踰身
自澣洒蘇林云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圍

也孟康曰廁行園踰中受黃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踰余案說文以踰為築墻短板度戾切而玉篇集韻以踰行園字為从广从俞音投由是知中羣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踰者謂其父園園之販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廁踰有害于理而石建澣洒汗衫

亦未足為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為廁踰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命如廁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敘瓚以園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園因影為沃頭焉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踰之說但隨俗語謂為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斷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訊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

不憚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二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鼠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

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滷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為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雉胎鰕因注

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云膾遂改寒鼈為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連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寒二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况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為寒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寒邪斯類篇二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

余觀荆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食又云崔植薄徙見史篇則作寒字語言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乃妄有改易明矣

懼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閉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

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陞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

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摧務半而征
之余嘗攷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國初野錄
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
同如此孰謂書可信邪

一麾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盖用顏延年詩一
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
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

年以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
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
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
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
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諺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
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盖自作太守
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

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要又云
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
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八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華亭陳仲醇繼儒

樵李長穀王體元同校

樓羅

酉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
棚各有聲勢稍滄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
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

首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
樓羅會人着又蘇鄂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
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
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縮也言人
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从手旁
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
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
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

君可謂樓羅兒矣乃加人焉

阿奴

晉書周顛傳云顛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
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絡
秀傳云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
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
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謨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盖史誤也

顛嵩俱爲王敦所殺謨終丹陽尹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

摸索著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玄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

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
劉爲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
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
也醞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鶚演義
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
籍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聲

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籍甚謂
狼籍甚盛也蘇鶚解狼籍者物雜亂之 狼謂
豺狼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
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爲籍者逐其語順
也

臺鳥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史舍百餘區井水皆竭
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

去暮來號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
文士誤作鳥鳶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
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鳥
鳶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諭

鳩鵒

字說鳩从勾鵒从欲解云鳩鵒多欲尾而足勾

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
酉陽雜俎云鳩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
相鬪狀往二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
魅藥今觀鳩鵒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
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
之書无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
工記曰鸛鵒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
未見段成式之說

鞦韆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无際作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本意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案秋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術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趨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競豎秋千令宮嬪輩以爲晏樂帝呼爲半仙之

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予使虜至古契丹界見大薊樹如車蓋中國无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楊舟宜楊荊州宜荊之類余案古本尚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無作揚字者乃知濟翁所

論為得經意而存中之說謬矣

靖康雜記卷之九

九

寶顏堂訂正靖康雜記卷之九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太白金星

元弢張 弢同校

馬歲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

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

為齒為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

靖康雜記卷之九

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不
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格五

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簞也
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簞鮑宏簞經曰簞有四
采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故云
格五簞先代反又世俗有蹙融之戲謂以奕局
取一道人各行五棊卽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

謂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
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威著著座右方所言
蹙戎者卽今之蹙融也其說甚佳然謂生於黃
帝蹙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臯傳云蹙鞠刻鏤
又霍去病傳云尚穿域躡鞠顏師古注云鞠以
韋爲之中實以毛蹙躡爲戲樂也則蹙鞠非蹙
融明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蹙鞠羣臣以
蹙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

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又唐薛...
蹙鞠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
刻之歡皆謂蹙鞠爲勞動則明知非蹙戎也今
人又以蹙鞠爲擊鞠蓋蹙擊一也沈存中乃以
擊鞠爲擊木毬子故謂與蹙鞠異反以爲傳寫
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
義甚明

餽粥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
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徐盈切嘗疑此
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餽人家
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餽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
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
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餽天其亦
用鄭箋吹簫賣餽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
矣余常攷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餽云是宋考功

詩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
无寒食春來不見飭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
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
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
朝故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
香餠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
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飭粥對禺

中寒食清明多用飭粥事

儲胥

楊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努陸又長
楊賦云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槍纍作
木槍相纍爲柵也蘇林注云木擁柵其外又以
竹槍纍爲外儲也顏師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
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
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

長爲護儲胥宋子京傷孟昭圖云密疏叩儲胥
又侍宴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
在儲胥又荅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胥又續
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
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胥也故張平子西京賦
云旣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胥又沈約應教
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
子傳檄云偃師南望无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

或有穹廬氈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
後加露寒儲胥一館

名識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
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
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
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
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大快

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戲荅公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无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

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
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戎寇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卽以爲將作蓋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丁建
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
士陳貺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
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
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
中左衛將軍子薦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
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案江洪齊時
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

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
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夔俱
爲學林則洪仕於齊梁間明矣淹與洪其系皆
出於濟陽考城而又俱仕於齊梁間淹嘗爲建
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則江
爲之系實出於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
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
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

度而爲之說也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閩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或書名而不書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真齡旣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美也未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則真齡

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真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喬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真贊云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真齡而新史云房玄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弘中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案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禱爲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

文誤耳此與房喬名字一同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郁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襄陽案史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略地陳留郊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又案晉書載簡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十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于毀沈明道

長穀王體元同校

和松

晉庾欽傳云欽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斂
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欽欽更
器嶠曰喬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六

丁丑青原緗素雜記卷之九

立身緗素雜記卷之九

九

清素相 丁巳卷十

廩有棟梁之用而温嶠傳曰嶠爲都官從事
騎常侍庾欽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
振肅蓋是時温嶠爲都官從事欽爲散騎常侍
二人同在朝廷是欽之所器者温嶠非和嶠明
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庾欽見而嘆曰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
棟梁之用而世說亦云子嵩日和嶠云云何其
謬歟良由修史者雜出於諸儒而非一人之筆
丈益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爲黃門侍郎齊亡入
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
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
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
在齊有二子長曰思曾次曰敏楚蓋亦不忘本

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
秦王府記室叅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
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
早知名則之儀爲長推爲次明矣而北史載之
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爲兄之儀爲弟
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
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
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
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
嘯父仕孝武帝爲侍中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
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
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鰲魚蝦鮓未可致
尋當有所尚帝帝大笑唐蘇良嗣高宗時爲

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登爲兄河東王所建良
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
少學云又王元寶富而无學識嘗會賓客明日
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
頭耳良可嗤笑

刊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
文辭詔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它侍臣被

詔或宣揚之故誦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
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
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
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
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夢筆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
璞謂淹曰吾夢筆在卿處多年可以還淹便

探懷中得五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詞絕无美
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甘夢陸倕以一束
青鏤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
文因此適進又唐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
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
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爲文辭者多以江氏爲夢
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
氏亦自可稱夢筆之裔尤爲佳也然蒙求注引

輿略云江淹少夢人授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
此一事又不載於本傳何耶

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
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
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
韋因相傳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唐資
暇集又謂甘羅者甘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

不然茂得罪於秦王。秦入齊，又使於楚楚王，
欲置相於秦。是以爲不可。故馮平相向壽而
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
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
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也。

金根

劉公嘉話云：昌黎名父之子，雖教以義方而
性頗暗庸，少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本凡金根

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
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亦受入。大唐新
語云：張曰古素無學術，歷官臺省，嘗於衆中嘆
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
其引等並作文選中，何云无由？古曰：此並班孟
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杜社杜社第

舊唐書杜社明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其僅能

秉筆有六名以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本有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謂秋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唯恐錯寫弄麀書盖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顏堂訂正靖康細素注記卷之十

